



百味人生

白露以清冷透澈之质提醒世人:知天时、明进退、守本心、懂沉淀,方是处世之道。

天地晴朗白露时

□黄爱荣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时序悄然流转,步入九月,白露节气翩然而至。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,白露标志着仲秋之始,天地也迎来一年中最澄澈明媚的时节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:“水土湿气凝而为露,秋属金,金色白,白者露之色,而气始寒也。”白露犹如一位丹青妙手,以露为墨、以风为笔,将天地点染出一派晴朗气象。

古人将白露分为三候:“一候鸿雁来,二候玄鸟归,三候群鸟养羞。”此时北雁南归,燕子迁徙,众鸟储食以备寒冬。这三候不仅体现自然节律,更暗合天道循环之理——万物皆需顺应天时,人世亦当知进退之机。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吟咏,赋予这个节气以朦胧的诗意;杜甫“露从今夜白”之句,更让白露成为思乡怀远的文化意象。白露以清冷透澈之质提醒世人:知天时、明进退、守本心、懂沉淀,方是处世之道。

白露时节,玉露生凉,丹桂飘香,天高云淡。阳光不再炙热,转而温润如玉;晨风拂过林间,响起泠泠清音。历经盛夏洗礼的万物,在露水的滋养中渐次成熟:稻田翻涌金浪,棉桃吐絮如云,枣枝垂挂红宝石,石榴绽露晶莹。葡萄架下,更是紫玉垂珠、沾露欲滴,正如古诗“满架高撑紫络索,一枝斜斫金琅玕”所描绘的丰饶画面。农谚说:“白露白茫茫,谷子满田黄。”大江南北迎来丰收盛景——北方收割谷子高粱,江南采摘秋茶棉花,塞外牛羊肥壮,沿海鱼蟹盈舱。

白露至,秋色中分,露凝而白,心亦随之清明。此时天高气爽,星月皎洁,正是登高望远、临水观澜的好时节。民间素有“白露饮茶,秋分酿酒”之俗,晨起收集茶叶露水烹茶,可品天地清冽之气;许多地方还流传“白露吃十白”的食俗,如白芷、白果、白扁豆等白色食材,应季而食,以养身心。若漫步乡间,可见草尖露珠晶莹剔透,桂子香气浮动如雾,残荷犹擎雨盖,枫叶初染胭脂。这般景致,恰似陶渊明笔下“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”的恬淡意境。

白露亦常入诗。白居易写“八月白露降,湖中水方老”,绘出湖光渐老的秋韵;李白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”,则诉尽深宫寂寥。而秦观一句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,更将白露升华为永恒爱情的象征。今人虽多居都市,仍可在公园拾一枚沾露梧桐,于阳台沏一壶银针白毫,从茶香微甘到心间宁静,皆可感触千年流转不变的秋意。

民间常说: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凉一夜。”此时昼夜温差显著,恰是农作物积累糖分、酝酿甘美的关键阶段。北方苹果渐染红晕,南方晚稻抽穗扬花,新疆棉田如铺白云,渤海蟹肥膏满黄澄。古时,天子率百官祭禹王、拜蚕神,以祈五谷丰登;如今,农人驾农机在田垄间往返轰鸣,谱写现代丰收乐章。白露不仅承载“四时有序”的传统智慧,更连缀起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的文明脉络。

白露时节,银露铺阶,金风送爽,天地始肃;白露时节,瓜果盈车,稻黍满畴,岁月丰穰。这澄明如镜的节气,既照见万物成熟的姿态,也映照出中华文明顺天应时、勤劳务实、敬惜自然的永恒底色。

岁月悠悠

在生命深处,你以深爱密密缝合的岁月,成了护佑我们行走世间的无形铠甲,坚韧而温暖,足以抵御所有苍凉。

忆母爱

□段志贵

腊月二十八,这日子已然在心头刻了二十年,如一枚生锈却沉坠的钉。二十年前那个浓雾弥漫的凌晨,我自异乡星夜兼程奔回,心跳在胸腔里撞得生疼。弟弟在路口接我,话音未落便像一记重锤,“母亲快不行了,你快一点!”

院门内外,人影幢幢,邻里乡亲如静默的碑林,凝重的空气令人窒息。跨进堂屋,母亲已被移至地上,头南脚北,身旁跪满了亲人。我踉跄上前,双膝落地的瞬间,那冰凉的手被我握在掌中。

十一点三十分,母亲眼角那滴泪痕未干,便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因那年没有大年三十,遵照乡俗,翌日,母亲便入土为安了。坟前长跪,泪水渗入新土:母亲啊,你才在家中停留了一日!这仓促竟成我心底另一处永难弥合的隐痛。

母亲向来要强,生产队分组劳作时,人们都愿与她同队——她手脚麻利,又善使巧劲,总能率先完成任务。夏夜如蒸笼,蚊蚋嗡嗡,母亲执一柄蒲扇在我枕畔轻摇,那身影便成了童年最安稳的剪影。

假期里,同龄人多半闲散,母亲却已替我准备如何挣取学费。在她引导下,我拔过茅草,搓过草绳,卖过蔬菜,编过篓子,织过柴帘,捡过柴禾,放过鸭子……挣来的分毫都由母亲收好,开学时再亲手递到老师手中。

高二住校,三餐唯有自带的萝卜干。一日,母亲竟寻到教室外,从篮中掏出小袋递来:“刚炒的韭菜,快去食堂吃吧。”那顿饭香得钻心,四十三年过去,唇齿间仿佛犹有余温。

十六岁时高考落榜,父亲只道添了个帮手,母亲却看出儿子心中的不甘。她顶着“学也无用”的闲言碎语,说服父亲借债送我去邻镇一所优质中学复读。

报到那天,校门口,母亲将口袋里的钱连同最后几枚硬币一股脑塞进我手心。我追出去,他们推车的身影已在正午的尘土中缩成一点模糊的墨点。灼热的初秋太阳下,父母推着空车,腹内空空,要走将近十公里路回家。这背影从此在记忆里生根,催我去读书。

复读那一年,我起早贪黑,拼尽全力,不敢虚度一日,终因长期熬夜、营养匮乏,头疼欲裂,不得不回家休养一周。家徒四壁,母亲却狠心宰了两只鸡仔,为我煨汤调养。那一周,她守在床边,将我照料得无微不至。

及至工作,她的叮嘱仍时时萦耳:“凡事要用尽力气。睡一宿,天亮力气又会生出来的!”她忍饥省下口粮给我,勤俭持家只为过年时替我们裁一身新衣。可她自己那瘦削的身影、殷切的目光,连同她习惯饿着肚子省下食物给我们的沉默,皆已化为无声的针脚,深深织进了我生命的肌理。

昔日归家,总听她絮叨“早饭要吃”“别太省了”,彼时只觉其烦。如今欲再闻半句叮咛,唯有风过空庭。往年节庆,电话那端总有她的声音承接我的问候;如今电波只在我耳畔徒然嗡鸣。从前离家,她必早早备好干粮,送了一程又一程,路口遥望的身影直至我走成一个点……而今偶尔回趟老家,却是再无那目送的身影了。

双亲已逝。如今告慰他们的是,我们一家安好,女儿远赴重洋求学——这或许也是母亲当年缝入我命运里的伏笔终于开出的花朵吧。

母亲,你这一生何尝不是俯身于岁月的褴褛之上,以坚韧为针,慈爱为线?每一针穿过粗砺的生活,每一次引线于黯淡的晨昏。你默默缝补着贫瘠光阴的破洞,以深心密密连缀起儿女的筋骨与魂灵。

你留下的针脚,早已化为血脉中坚韧的脉络;那无声的缝痕,正是我们穿越人间风雨时永不磨灭的印记——在生命深处,你以深爱密密缝合的岁月,成了护佑我们行走世间的无形铠甲,坚韧而温暖,足以抵御所有苍凉。

流年碎影

时光荏苒,海岛上三年校园时光的美好印记,并未被风霜雨雪磨灭,却在岁月更替中依旧清晰。其实,过去的时光离我们并不远,很近,就在心中……

岛上的校园时光

□王文明

汽笛一声响,我的瞳孔摄下了绿岛模样,绿岛轻风吹上了我的面庞。

1986年9月,我来到群山环抱的舟山石化学校,开始了三年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。

在老师们慈光普照下,来自11个省份的全班同学,“志存高远,携手共进”——这贴在教室黑板上方的座右铭,从入学到毕业,贴纸几经更新,八字内容从未改变。

教室里,聆听老师传授知识;实验室,按照规程精准操作。晚上自习课,找出借口“缺空离”的人数,总比教室日光灯少;考试前晚,操场灯杆下“抱佛脚”的身影,不会少。

清明节风筝设计放飞赛,我设计制作“猫头鹰”,最终以最高、最远的佳绩,获特别设计奖。因体型大,放飞开始风力小、升速慢,规定时间飞高略低邻班“小悟空”,屈居第二名。

龙年迎新灯会,由我设计、全班制作的长8.8米、高2.85米巨龙“腾飞”,以磅礴气势独居大礼堂主席台,并一举夺魁。

寝室才艺比赛,班里一寝室7人来自6省,脸盆、茶杯、饭盒、烟缸一齐上,以诙谐幽默的演唱和“哑当彭呛”的交响,赢得师生满堂喝彩,获得一等奖。

学校有20多个班,体育氛围浓厚。每天傍晚,运动场上班级间的三大球赛,总能见到班里同学的身影;在校参加的三届校运会,班里有7人次打破校运会纪录,20多人获得比赛前三名;第一届校“石化杯”足球赛,一个班两队参赛,其中一队最终将冠军奖杯高高举起。

来自全国唯一没有山的城市,我一直迷恋海岛特有的气息和美丽的风光。

春秋天下雨时,我喜欢约上两三个同学,撑一把折叠伞,登上城北水库大堤,看湖面上的涟漪和峰影;穿一双运动鞋,行走在城关镇曲长小径,寻找石板缝里古老的时光与传说。

星期天,我热衷邀上同学去登山,看群山高低起伏,近青远黛;望家乡海边见不到的碧水绕礁,海鸥逐帆;偶尔去见以前不认识的老乡,穿好军装,装模作样地站在军舰上,留下张张怎么都不像军人的照片。

每逢节假日,我愿与好友结伴,寻觅“海外仙境”桃花岛的密室真经,玉箫神剑;领略“海天佛国”普陀山的磬声梵音,青烟黄墙;饱览“碧海灵山”朱家尖的绵绵金沙,苍苍天海;有时也会一起接受隔壁师专女生邀请,登上她们家住的小岛,感受异样的小岛风情,享用不同的海鲜。

我也喜欢在夜深人静时,在明月灯光下,将心中的涌动,注入深情的诗行。

时光荏苒,海岛上三年校园时光的美好印记,并未被风霜雨雪磨灭,却在岁月更替中依旧清晰。其实,过去的时光离我们并不远,很近,就在心中……

